# 故乡是安静的

■叶琛

是秋天把我和故乡贴得很近。遍野稻穗弓着背、闪着光，展现着几许成熟与沧桑。

屋后有棵高大的桐子树。风轻轻吹过，手掌般大小的桐子叶飘落在屋顶上。下雨的时候，原本卷缩着的叶子吸足了水分渐渐摊开，然后紧紧贴在拱起的瓦片表面。

屋前有四棵梨树，是祖父建房时栽的。

母亲很多时候本想把果子留到中秋时候采摘的，可村子里一群调皮孩子，不顾大人的吆喝，等不急果子成熟便找来竹竿，打得满地零乱。

中秋过后，已找寻不到成熟且完好的梨子了。借着残秋特有的光抬头望去，能看见几只干黑的或被虫食去大半泛着干黄的梨头悬在光秃的枝丫上。

我总是对母亲夸赞祖父占了块好地。清澈的溪流就在离屋子不过百米的侧边，沿着小石子铺就的小路，我时常独自到这小溪旁听泉声、看流水。水从古老的庙宇边流淌而来。村里的老人告诉我，村庄有神恩庇护。

清澈的流水，穿石而过。静静的夜晚，松风缓缓抚摩过村庄，月光散漫落下，不由又一度想起了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独自站在临风的山冈，我看见溪流旁洗衣的妇人幸福的表情，挽着裤脚石缝里掰小螃蟹的孩子的快乐，我看见袅袅炊烟的亲切，满野金黄的温暖。

我站在秋的最深处，默默的把目光投向远方。

故乡是安静的，幸福是安静的。

# 与万桥临江亭谈中国梦

Wenbi 诗歌

■万显梯

春风骑马而来，马蹄声声留下一路芳香
上古诗赋与今天的杨花
到临江亭相约。谈谈风竹水月
谈谈“万桥书塾”，谈谈亲情，友情与师生之情
谈谈南宋的浓墨与眼前的油菜花
谈谈“五经”和“四书”
谈谈与今年清明节相关的一些事情

谈谈王梅溪笔下的龙江风景
谈谈龙台山上乘龙折桂的香火
梅溪书院里的书声
一阵又一阵到今天的耳边回响
龙台山上云来云去，芳草青青
谈谈今天的中国梦
谈谈万桥一条石桥与万氏子孙的梦
今人与古人的距离有多远
是一步之遥，还是十万八千里
南风吹过来，吹过来

亭之中，依然有竹影猗猗和水波澄澄
倚栏一笑。没有明月，没有陈酒
只有穿行于心间的一轮旭日
红红的，红红的。面对千古诗文
面对重建后的临江亭，面对行云飞过
那怕留下一只小小的逗
至少，也是二十一世纪的佳宾

DCEP
协办
德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八月桂花

Wenbi “德长杯”美好家园主题征文选登

■徐建平

时间大船在农历八月河道上行走了29天之后，无可奈何地驶入下一个河道。我伫立时间船舷上，翘首以待。桂香没有如期而至。这使我的某些感官受到抑制，内心因为遗憾而怏怏不乐。虽然中秋赏桂已往事遥远，但在往年，至八月底，桂花是终归要开的。却不知，地球变暖的状况，使多少物种乱了季节。

不过这般也好，我可以有一长串闲散的日子和情思，从容不迫去做或者去想某些关于桂花的事。

这是随园门口的两株金桂。某日，在无所事事的期待里，我像一个植物学者那样对它们做了一次测量和计算。树冠覆盖面和树高，也一一做了记录。

起初，桂花的花苞头尖体瘪，像受粉期的谷子，很小的一点，长在春梢的枝条上和叶腋下，甚不起眼，可以让粗心之人忽略不计。我俯首枝叶，发现它的时候，已经是一窝儿一窝儿挤在春梢上了。而此时离花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七月初七，我也做了记录。

随园两株桂树上，有一群常住居民，褐色，体型很小，叫麻雀。它们在树冠上嬉戏，或者觅食，终日无忧无虑。由于茂密的树叶掩盖，常常只闻其声，不见其影。我曾试图弄清它们的数量，但终归徒然。它们飞来飞去、或增或减，人是难以将其数清的，除非变成麻雀。起初，我担心麻雀们会吃掉花苞，事实上它们没有这么做。桂树是它们的家园，它们怎么会去破坏自己的家园呢？它们不是人类。

有时候，桂树上也有不速之客。一种蓝黑色、头部和羽翼镶着白羽的鸟，体型比麻雀大，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神情恍惚地落在桂树上，不嬉戏，不觅食，东张西望，居心叵测。我不喜欢这种鸟，麻雀们也不喜欢。它们来了，桂树鸦雀无声。它们一走，又是欢声雀跃。这种现象有点像人的某种情形，也记录在此。

我静候桂花盛开，期待八月桂香的写作。日复一日，终是难见希冀的萌动。某个寂静的午后，一抹浅黄色的羸弱的阳光从墨绿色的桂叶上悄然移走，投向西边墙头时，我蓦然变得淡然起来，不再那么期待桂花盛开了。我跟自己说，桂花迟早会开的，何必这般殷切？人间的许多事也是一样的，或迟或早，或有或无，都不必太在意。桂花即便不开，又何妨？熙攘尘世，什么都有，何况草木？

看淡了，它却开了。于我不经意的淡然中，桂花开得馥郁而辉煌。

这是时间大船刚刚驶离八月河道的头一个午时，天气燠热，阳光或隐或现。为一份厌倦了的工作，我从外面的世界回来，向随园而去，一身喧嚣和风尘。蜿蜒而局促的村路上，不时有人的目光和狗的身影错动。我没有太在意这些，因为我在车窗里面的鼻子已经触及到一种香味。桂花开了。

桂香从随园的墙头漫溢出来，像阳光一样洒落在马路的上空。尽管我已淡定，还是有些慌乱。远远的，我看见随园上空有一片金色的光芒，还有麻雀的欢呼和身影。蛰伏我心底的那一个情结，像一个困顿的过客，被唤醒了。

这一天，花蕾还没有完全打开，只是挣脱苞衣而已。不过其色香已然溢出来。一只花苞打开，是一簇的花蕾，五六粒之多，嫩黄色，像水珠滴落，水花一样溅了起来。呈现的是一簇一簇金黄和一树繁华，香味撩人。

在以后的时日里，蓓蕾很快开放。小小的，四片花瓣舒展开来，颜色渐深，香味更浓。开到三四天，色香最为浓郁，民间的‘木犀浆’一词，指的便是这个时候。

大多年份，桂花会遭遇一场秋雨。花开第三天，我盘算着邀约几位好友赏桂，却又作罢，原因大致可以推卸给这场夜雨。飒飒雨声，我为雨中桂花无眠，内心少了几许热情，多了几许惰性。

桂花花期很短，一般花开五天后开始掉落，第七天，便是落英缤纷。秋风，秋雨，秋色，一切正在进行，而期待已久的桂花，盛极一时，嘎然而止，令人费解，令人生痛和惋惜。

看桂花匆匆作别，一树秋雨，满目残花枯色。联想起昙花一现的盛唐，它们何其相似，馥郁、金色、盛极一时；联想起稍纵即逝的雨后彩虹，以及迅即驶过的风和车影；联想起过往岁月里一度耿耿于怀的人和事……

此时的麻雀们，却不为落花感伤，依然在桂叶深处跳来跳去，呼唤或者嬉戏。世事如花，或开或落，或及或离，或兴或衰，自有定数，不可太过强求，太过纠结。聆听桂树上鸟儿鸣啭，我似乎揣透到了一点什么。

# 来古冰川

## ——川藏行记之五

■简人

接下来的道路禁止车辆前行，荒野上有一间小木屋，一根木杆子直直地横在面前。此时，一个脑门闪光，两边却披着长长的卷发的藏民，正拙笨地将庞大而臃肿的身躯移到车前，瞪着大眼珠让我买票，那模样让人觉得他是《西游记》或金庸小说中复活的人物，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来古村的村长。我明白他们不让任何车辆进村的原因，这里海拔高达四千多米，想要进村除了徒步，唯一的选择就是租马。门票买好后，我问：“骑马多少钱？”旁边牵马的藏民说：“一百！”我说：“一个马三十，走不？”他们谁也不肯吭声，我想：太阳还悬在头顶，五公里的路程，就慢慢走吧。我跨上相机回头说：“我再加十元，四十走不？”没人搭理我，几个马夫坐在屋檐下，始终面无表情用直直的眼神盯着我。

于是我背着相机开始徒步，一路都是上坡，沿途全是一些巨大的石头，峰回路转，老远地看见了亚隆冰川。我沿着小路，在巨石中穿行，等爬上坡，眼前的一切不禁令我瞠目结舌：从山上俯瞰，亚隆冰川下混黄的湖面上，漂着大小不一，形态迥异的巨大的浮冰，阳光白晃晃地照耀在晶莹而幽蓝的冰川上，那是一种极寒的蓝，干净而纯粹、随着光线的变化不断改变着深浅。那些万年的玄冰在这里，完全是以艺术品的形态出现。

而在冰川的末端与冰湖之间，断裂的部分露出十几米高的冰层。越过冰川是岗日嘎布六千多米高耸的雪峰。现在，湖边的风很大，我突然有种置身于世外的感觉，恍惚回到了远古的冰川时代，耳边响着冰川浮冰崩裂的‘咔嚓’声，一切都在寂静中显得异常清晰。没有人能告诉我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想：除了自然的伟力，恐怕没有其它答案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到过这里——在藏东荒僻的大山深处，但我相信每个遇见它的人，内心都会变得沉静下来。面对亚隆冰川，这个让人失语的地方，我甚至在后来的回忆中怀疑：世上真的存在如此的美景？而我是否真的到过那里？

其实藏语中‘来古’的意思就是‘隐藏着的世外桃源’。有人说来古冰川是‘桃花源里的冰雕精灵’，它们是西藏面积最宽广的冰川群，雄壮、神奇而瑰丽，有着与南北极冰川是同一系列的说法。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徒步，每走一段就得歇上一会，渐渐地我的眼中出现各种颜色的藏式民居、灌木丛林、青稞架、山坡上随意移动的牦牛，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难得一遇的秘境般的藏族村寨！

我投宿在来古村的藏家乐，老板是三十多岁的向巴多吉。多吉的普通话我听起来有些吃力，他告诉我，村里有九十多户人家，五百多人，他们一家五口人，由于来古村没有小学，他十岁的儿子要跑到然乌镇上上学，两周才回家一趟。多吉的藏家乐是一幢富有藏族特色的房屋，室里的家俱都绘有各种美丽的图案纹饰。来古村具备游客接待能力的客栈有四家，夏季人气尚好，但一入秋，生意就变得萧条。很多走川藏线的驴友，往往直奔318国道边的米堆冰川而去，留下来古冰川寂寞地守候在这片荒僻的土地上。多吉还告诉我，来古能到达的冰川除了亚隆，还有一个东嘎冰川，徒步来回需要五六个小时，而骑马到东嘎约一小时，但想看到冰川还得在山脚下徒步上山。想想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上冰川，我的心里就不免有些发怵。傍晚时，我站在客栈的院子里，多吉指着远处云朵下洁白宽大的冰川说：“喏，那就是东嘎冰川，虽然看着很近，但要真正爬上冰川至少得花半天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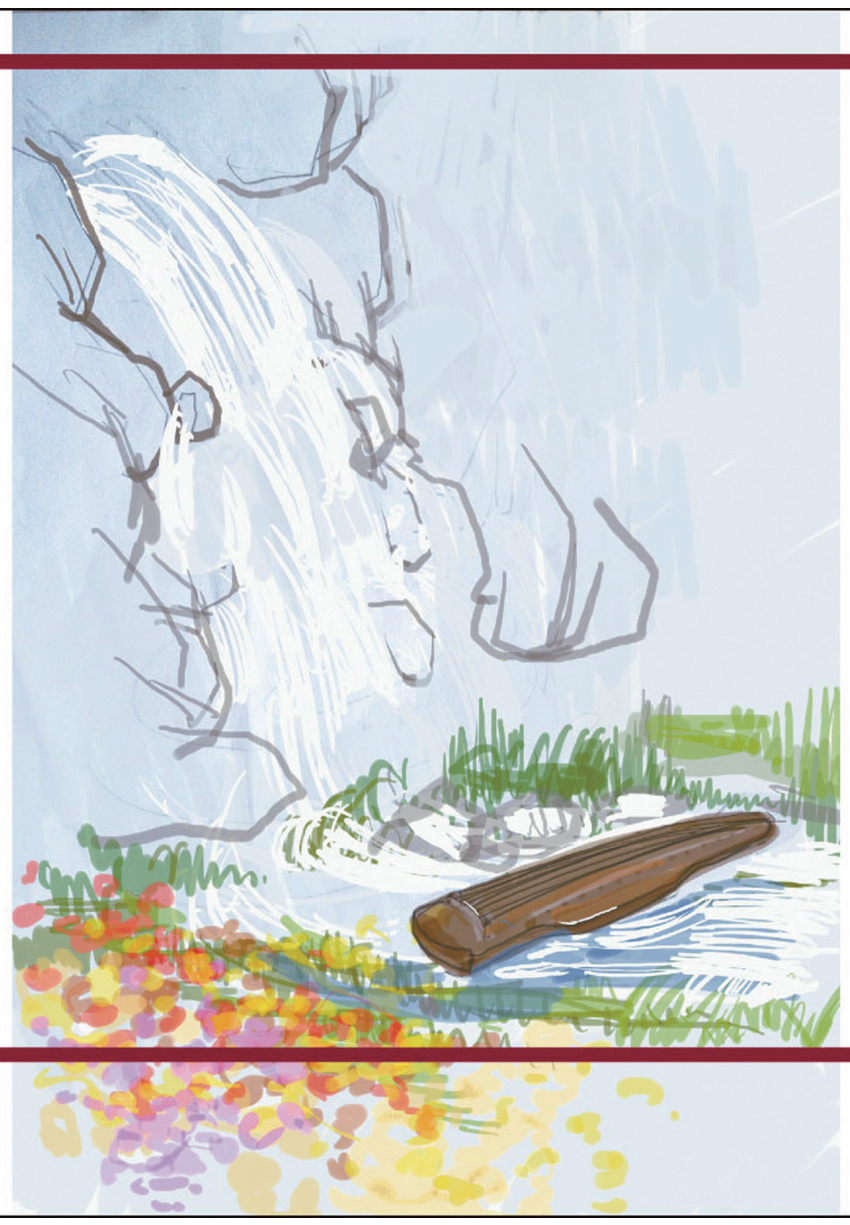
其实，在来古村，只要仰起头，屋后冰川下的冰舌近得几乎触手可及，冰川的融水在湖边的湿地上勾画出一道道银色的曲线。来古冰川被称为世界三大冰川之一，事实上，米堆冰川的出名很大程度得益于临近318国道，但它只是来古冰川的尾巴。来古村四周当歌岭、夏那峰、布汪拉、达玉障堆四峰环绕，每座雪山都有巨大的扇形冰川，这个小小的藏族村寨，千百年来始终随意地洒落在冰川和雪山的怀抱中间。

沿着简易村道漫步，村中每户人家至今仍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藏族风情，家中备有纯正的酥油茶和青稞、糍粑及风干牛肉。有的年轻人会讲普通话，也许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上了年纪的人几乎听不懂汉语。听多吉说，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虫草和贝母以及放牧的牛羊。而青稞、土豆和酥油茶，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主题。

夏季是最美丽短暂的季节，那时冰川的融水纵横而肆意地流淌，帕隆藏布江也呼啸着奔腾西去。进入十月，冷冽的山风吹过，再一次感受到四周冰川的威严。放牧的村民陆续转场回到村寨，等到第一场初雪，这里就宣告封山，村寨也就和外界隔绝联系。在这片被冰川环绕、地处偏远的藏寨中，人们笃信着轮回转世，年复一年地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

第二天早晨，天空阴着脸，打开客栈的窗户，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看到亚隆和东嘎冰川，但徘徊在海拔六千多米的岗日嘎布主峰冰川上乌云，却厚得足以让我彻底崩溃……

当代浙江人的共同价值观·向善篇



美丽浙江 文明相伴

有一种宁静，来自能演奏善良之声的心灵。

浙报传媒 ZHEJIANG DAILY MEDIA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缪声远 绘